



杂谈

窗下秋虫

□ 杜学峰

夜深了，窗外特别安静。

百无聊赖来了，心里莫名其妙地生起一股淡淡的愁思。呆呆地望着窗外，努力寻找一些东西来寄托那颗飘忽的心。

“唧唧、唧唧”，窗外隐隐传来虫儿熟悉的叫声。心里咯噔一下，差点失声叫了起来：应该是蟋蟀的叫声。声音尽管微弱，却立即触动了那颗敏感的心。哦，秋天到了，喧嚣热闹的夏天悄悄过去了。

秋虫鸣叫得那样悠长，像在安慰无眠的人们。这么寂静的夜晚，有这么丝丝的声音入耳，让夜晚不再那么悠长。

我的窗前是一片稀稀落落的菜地。夏天瓜儿、豆角一个劲地长，绿蓬蓬，爬满整个窗台，还有几根瓜蔓羞怯怯地探头进来。那时光，菜地生机勃勃，摘个瓜、捡个豆是很快乐的事情。

现在秋风萧瑟，瓜蔓蔫了，豆藤枯了。园里空荡荡的，只有几枝枯藤在那里飘摇。刚栽下的白菜虽透出几片叶子，显得却是那么脆弱。

于是，一些原先穿梭在茂盛的瓜叶中的虫儿纷纷出来了，它们在春天里孵化，努力成长；夏天拼命吃东西，长足身体。一切都那么忙忙碌碌，终于秋天到来，它们带着成熟的身体，四处走动，寻找快乐。

“唧唧、唧唧”，窃窃私语，微弱的声音不断从萧瑟的菜地里传来，让人情不自禁地走近瞧一瞧，但俯身循声去寻，那声音便戛然而止，仿佛整个菜地都是它们的栖息之地，是它们尽情释放情感的佳处。

清脆的虫鸣在白天是很少出现的，当夜晚来临时，它们便放开清亮的嗓子，呼朋引伴。那优美的吟唱显得格外清越。

那些虫儿清清嗓子，振起双翅，应声跟上，或高亢，或清越，或婉转，或低回；有优雅的，有急促的，有伴唱的，忽高忽低，抑扬顿挫，像是有谁在指挥。

这些可爱的小虫响起清幽的歌声，听起来很是让人伤感，其实它们很多都是在演奏一曲酣畅淋漓的欢乐曲，歌唱爱情，歌唱生命。

相比而言，人却是那样自作多情。望着日渐凋零的万物，满眼萧瑟，听到如泣如诉的虫鸣，各种忧愁纷纷升起，弥漫在心头：失意的诗人浮想联翩，感叹生命的无常；暮年的老者感叹时光易逝，青春不再；羁留的游子想起故乡温暖的灯火，还有亲人句句温馨的话语；灯下的妇人更加思绪绵长，在这万物归巢的日子里，夫君还在四处飘荡，能不让人牵挂？

漆黑的夜里，窗前虫声此起彼伏，如薄纱，轻轻罩在每个不眠人心中；似轻梦，飘在淡淡的草香中，在流水的夜色里弥漫开来，飘进每个敏感的灵魂深处。

窗外，月光如水，微微荡漾。虫声如歌，在寂寞的秋夜响起。

世相

分组可见

□ 徐丽娟

微信里有一个功能设置，可将微信好友分成不同的组。这样，所发朋友圈就可对好友分别设置为可见或不可见。

现如今，微信早已不止是人们用来联络感情的工具，其各种功能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日常。可对于分组可见这一功能的推出，却犹如向平静湖水中扔下颗石子，网友们议论纷纷褒贬不一。分组可见，见与不见，好像雾里看花，真情假意难辨。

闺蜜经济宽裕，性格开朗，热爱生活。平日工作繁忙，每逢节假日，夫妻俩就出去游玩，或远或近。尽兴时，总忘不了发几张动态到朋友圈，跟朋友们分享快乐。

有一日，她悄悄告诉我，朋友圈对谁谁设置了分组可见。我讶然，细问缘由。闺蜜耸耸肩，一脸无奈：“每次发圈，她偶有点赞留言。开始感觉还好，后来一股酸醋味，说什么秀恩爱，狂炫富。我又何苦自讨没趣？”

不禁想起一件事。女孩谈恋爱了，爱得热烈。男孩对她尚好，平日相处也融洽。但女孩心里总隐隐觉得不踏实。有一天，男孩突然提出分手，女孩猝不及防伤心欲绝，却还是不忍心将男孩从朋友圈删除，时不时还会打开朋友圈看看。

某天，女孩偶遇一许久未见的同学，同学告诉她男孩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女孩惊诧不已。同学道：“他早半年就有女朋友，你会不知道？朋友圈可不是经常晒幸福吗？”女孩泪崩，瞬间明白了所有。

人情如水，冷暖自知。微信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却改变了生活的本质。

表妹从小古灵精怪。大学毕业，坚决不回老家，做了北漂一族。一个女孩在外打拼，辛苦不言自喻。青春活力的女孩子，朋友圈里，常常晒晒美食，美景，搞怪

自拍照。工作压力大，心情不好时，偶尔也在朋友圈吐吐槽，发发牢骚。

一天，她妈妈与我闲聊，说最近很少看到宝贝女儿的朋友圈了，想必工作一定很忙。于是，我偷偷发信息给表妹，问其原因。表妹在屏幕上哈哈大笑。说她爸妈看到朋友圈老是大惊小怪，问这问那。一想，不如设置为分组可见，有些事他们不看也好，免了很多担心，自己也乐得耳根清净。

再说一个浪漫的故事：他们是同学，男主优秀高冷，女主呆萌可爱对男主穷追不舍。两人几经辗转，终于相知相爱。后又因为各种误会分开，彼此不再联系。终究放不下，女主常打开男主朋友圈看看。一日，在朋友圈得知，他下午即将要在母校公开演讲。女主不顾一切，拼命跑去演播厅，谁知演播厅空无一人。女主疑惑不已，失望之余准备离开。突然灯光大亮，男主在台上帅气耀眼，捧着玫瑰一脸坏笑。女主问，你怎么知道来的人是我？男主说，除了你还有谁会来呢？我的世界只有你能看见。

故事终究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。现实生活中，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上演。悲欢离合，缘去缘散。

社会的进步，科技的发达，网络社会已然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网络，带给我们不仅仅是快捷的生活，还有千丝万缕看不明理不清的世间万象，人情冷暖。想念了，发个信息，打开朋友圈，见或不见，爱在那里，不增不减。只是有些伤害，在所难免。

时光不语，在乎你的，从未远离。无视你的，无需再见。分组可见，也不失为一种保护。

万物

起早，去看最美的霜

□ 苦茶

天气寒起来了。挺好的。寒气变魔法似的，变出了一些好看的景致。

霜降以后，霜，开始现身了。

霜，比雪轻微一点，低调一点，轻轻悄悄的小冰晶，只在黎明时分出现。那一刻，周遭肯定是逼人的寒气，也许还有惺忪的树木，尖刺刺的晨风，隐隐晃动的棘条，蛋壳般薄薄的静谧……再远一些的池水，可能再冒些白汽。霜花，附着在草木上，像纤细的蕾丝；落在地面上，像一层洁白的盐粉。

万里霜天，这是一个寥廓的大境界。

晨光熹微，烟树素淡，小径边的白茅，一窝一窝很浓密，可是也枯萎掉了。白霜覆盖了它们，茸茸的细毛毛儿，有点清丽柔靡的味道，好似古代失意文人的凉凉诗词。枯草深处的路面，布满了盐白，一踩，似有扑簌簌的微响。其实，哪会发出响儿呢？那么薄的一层轻霜，只是一种淡淡的乡愁记忆。那微声儿，或许是从你心底里发出来的吧。霜地上，一串脚印子，倒是真实的印记，它明明白白记录下一个早起者的踪迹。

“霜降”，这两个音节，给人的印象，好似自天而降的断喝，冷酷而又威严。但，不是的，霜不是从高处降下的，它来自地面，是有根的水，借一缕寒气凝结成形。我们喜欢把霜比作刀，说，“霜降杀百草”；其实，也不对。危害庄稼的是“冻”不是“霜”。霜不但危害不了庄稼，相反，水汽凝华时，还可放出大量热量。它会使重霜变轻霜，轻霜变露水，免除庄稼花木的冻害。所以，说“霜降杀百草”，其实是“霜冻杀百草”。

霜，只是一种纯粹的凛冽之美。

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你想看到完美的霜，须起个早。霜，只为黎明而生。如果迟于太阳的脚步，你就会错过。你到来之前，遍地白霜，已然消逝；而消逝的，肯定不只是霜。

目睹一场初日化霜，是一种照耀和沐浴、消逝和升华、转瞬与永恒的神奇感觉。那时，朝阳在地平线拱起，光芒从背后推来。地上的、草叶上的，全部的白霜，忽然间一起就地消失。没等你眼睛眨一眨，就不见了踪影。一颗颗露珠幻化出来，缀在草间，发着光芒。地面，润润的，微湿，证实那些霜真的来过，又刚刚走失。沉默的草树、原野，敛含无穷的语言，却对刚刚发生的隐秘，闭口不提。我想掏出手机拍摄，我看到，枯草远树撑起蓝天，天空洞开，大地扩展，空气一缕缕飞散，所有的一切，都沐浴在小温暖之中。

看霜，其实是一种生活的美学。

前苏联作家康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《金蔷薇》中引述过一位画家朋友的话：“冬天，我就上列宁格勒那边的芬兰湾去，您知道吗，那儿有全俄国最好看的霜……”

哦。最好看的霜，你看到过吗？辨得出吗？一年，十年，半生，一辈子，你看到过几次最美的霜？

其实，秋末冬初一直到来年春尽，你身边的大地草木，都会时不时呈现最好看的霜。于寒冷之晨，披一件冬衣，走出家门，到野外，去看霜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因为，看霜，是看一种生存姿态，更是看自然界的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。

故里

玉米之爱

□ 朱法飞

秋风清凉的手抚过大地的时候，山谷沟湾里大片的玉米就快成熟了。

在我们乡下，玉米称作包谷，小时候，家乡的气候和水土均不适宜包谷成长，种的不多，大面积种植还是近几年的事情，那时，村西的牵叔年年种包谷，是那种小金黄品种，产量也不高，但青包谷最好吃，那片藏在山湾里的包谷地，是最吸引人的地方。包谷即将成熟，牵叔就在地头搭一个简易的草棚，夜夜住在里面，以防偷盗。

后来我家也种了几分地的包谷，那是妈妈种下为我们解馋的。我跟在妈妈屁股后面，把一粒粒包谷籽点种到地里，便天天盼着包谷发芽、拔节、放花、孕穗结出饱满的果实。其实包谷的成长在我的等待中总是很慢，五月骄阳烧焦了泥土，玉米宽大的叶子打了卷，头也蔫蔫地垂着，妈妈一趟趟地担水，抢救垂危的包谷，她一脸的汗水随着一勺勺水浇到了包谷根上，地皮吱吱地叫着，水便没了痕迹。那是包谷渴极了，拼命在吮吸。包谷在我们的汗水里成熟，那黄澄澄的一大锅煮包谷，香味胜过世间的美味。就在我家的包谷收获的时候，牵叔却突然走完了他的人生路，得病去世。他的包谷地已没人去看护，我把自家煮熟的几个包谷，放在他的坟前，想他一定闻到了包谷的香味……

那是困苦的年月，庄稼人一年四季忙忙碌碌，力没少出，汗没少流，却填不饱肚子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记忆里总是没有吃饱过。种着庄稼，却年年吃返销粮、救济粮。妈妈把那从粮站背回的半口袋包谷总是变戏法似地做出可口的饭食，黄澄澄的包谷面饼子吃起来甜中带脆，满口生香，还有包谷面鱼，爽滑松软，我们端着饭碗在大门口狼吞虎咽，美煞了村里的无数伙伴。妈妈总对儿女们讲，包谷顶养人，是那不多的包谷面救活了我们的命。提起包谷，她总是心存感激。

如今，地膜种植技术的推广，包谷在我们家乡得到了大面积的种植，满目的葱翠把黄土山坡装点得充满生机。丰收的包谷重重叠叠悬挂在家庭院墙头，这么多的包谷自然吃不完，大部分都出售，加工成了饲料、做成了蛋糕、酿成烧酒。

今年秋天我回到故乡去，正遇上了乡亲们收包谷，那真是愉快而充满喜悦的劳作。成片葱绿的包谷叶在一场场的秋风里变黄，包谷林里传播着欢笑。

我们一大家子也涌进了包谷地，手脚最利落的还要数小孩子，包谷地里全是咔嚓声，尺许长的包谷棒子在地头堆积起来，弟弟、弟媳挥舞着镰刀把包谷秆砍下来，妈妈负责把青包谷从中挑出来，她说要拿回家煮一锅送到地头，便急冲冲地背着包谷回家了。一块地收拾了大半，妈妈便喊我们吃包谷，侄儿侄女们闻讯从包谷林里跑出来，围住了热气腾腾的煮包谷，贪婪地啃着，怕谁抢了去。我们吃着包谷，收着包谷，惬意极了。

孩子们吃完了包谷便拣起包谷互相打响了“战斗”，那飞舞的包谷棒子像一枚枚手榴弹，偶尔落到我的身上，就炸起一阵欢腾，我看看年迈的妈妈，她也笑得那么幸福。我想，这包谷也该感动了，有无数的人爱着它，把它当成了宝贝，我随手拣起一个包谷，剥去它层层的外衣，那满身金黄的颗颗珍珠，正在秋阳下闪着动人的光泽……

春城晚报

开屏新闻App
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